

台灣社會研究季刊
第十八期 1995年2月
Taiwan: A Radical Quarterly in Social Studies
No. 18, February 1995.

對〈帝國之眼〉回應之五：
經濟帝國之神話

瞿宛文

Comment on "The Imperialist Eye":
The Myth of Economic Imperialism

by
Wan-wen Chu

收稿日期：1994年12月30日；通過日期：1995年2月7日
Received: December 30, 1994; accepted: February 7, 1995

帝國主義是一個相當複雜的概念，最廣義的用法是指強勢國在全球範圍以武力或威脅用武力來逼使弱勢國就範，從中取得經濟利益，在政治層面它的意義比較清楚，亦即其中牽涉運用武力或威脅運用武力，但是關於如何解釋帝國行為背後的經濟動機，以及它如何取得經濟利益，則是有相當爭議。

在人類過去的歷史中，帝國主義的面貌各異，而其背後的動機也各有不同，就以西歐近幾百年的歷史而言，其帝國主義的面貌從買賣黑奴、商業掠奪、殖民統治到今日的複雜面向等，歷經變化。不過過去的漫長歷史暫且不談，我們比較關心的是二次大戰後的「新帝國主義」，以及在這時代背景之下台灣的角色變化，若將注意力放在今日台灣，則問題是：「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發展到今日，已經開始輸出資本，這種行為是否可稱為帝國主義？它是否必須這樣做才能維持其發展？」

在二十世紀以降，資本主義的面貌日益複雜，老式的殖民—帝國主義逐漸式微，保守學者認為帝國主義已經不再存在，而在左派學者之中，爭議則在於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是否必然進入帝國主義。譬如列寧（1973）就認為壟斷資本主義必然要靠輸出資本，來解決內部發展過為成熟（壟斷減少了投資機會）的問題，因此他認為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發展最高階段。但是也有很多人不同意這觀點，因而提出不同的理論¹。

歐美的壟斷資本主義，在戰後初期享有了一段快速成長的黃金時期之後，確實從1970年代開始，在經濟以及社會上出現了各種問題；而多數的第三世界國家在與中心國互動之際，也多半不單成長記錄不好、甚至還有資本淨流出到中心國的情形；但是這是否意味著中心國在發展上的問題，使得它們必須在經濟上剝削第三世界，以及它們如何做到剝削，則是爭議之處。

1. 這方面的文獻檢討可參看 Brewer (1980), Brenner (1977) 等。

在戰後東西方冷戰對峙之下，美國作為西方的霸主，持續在政治軍事上在全球範圍運作，但是這些帝國的政治運作與經濟動機（擴張資本活動範圍）之間，恐怕不容易做一對一的連結，因此不能就此認為其證明了壟斷階段必然為帝國主義的說法。同時在戰後這段期間，中心國家資本輸出的主要對象其實是其他中心國，亦即它們互相侵入對方市場，競爭日漸國際化；而同時它們資本輸出到第三世界的數目不多、所占比例不高；顯然資本輸出到不同的地方，會產生不同的作用；因此也不能說投資或資本輸出本身，必然會是一種帝國主義的剝削行爲。

依賴理論就認為歐美中心國家，利用貿易以及投資的手段，來使得第三世界國家持續的依賴於中心、並停留在低度開發的狀態，但這理論在解釋現實上也遇到挑戰。確實，第三世界大部分的國家或經濟體，在戰後的成長記錄並不理想，尤其如眾多非洲國家，在政治上取得獨立，並進入國際市場之後，境遇日漸悲慘，至今幾乎已經瀕臨瓦解；其實除了一些所謂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之外，第三世界與中心國之間的差距是日漸增大，亦即這些落後國家進入世界市場，在與中心國互動的過程中，確實境遇多半不好。

因此可以說，因為一方面有新興工業化國家的例外之存在，另一方面也有難以解釋經濟機制為何的問題，亦即貿易與投資等行爲，在不同情況下會有不同的影響與結果，所以顯然的第三世界國家與中心國的互動會產生何種影響，其實會依當地國自身的情況而異。譬如說，美日之間的貿易與投資，雖然導致了近年來的貿易摩擦，但不至於會造成美國的低度發展；拉丁美洲國家在美國勢力的籠罩之下，則是在早期的畸形發展之後，又於1980年代墮入了無底的債務深淵；在非洲陷入持續飢荒之際，東亞則開始成功的資本主義化。

戰後當國際資本出現在門口之際，因為歷史的巧合，當時東亞的統治階層能依靠美國強力的支持來維持政治穩定，又無土地封建利益的瓜葛，因此能配合著美國提供的資源，配合著國際市場的空隙，提

供了由小農經濟轉向工業化的可能空間。而在其他第三世界國家，封建或各種土地勢力多半仍為強勢的情況下，國際資本會與當地封建統治階級合作，強化原有的社會制度，而不是促使當地的經濟走向資本主義化。因此當國際資本進入之際，它們與當地的互動會依據當地的經濟社會制度而異，當地的社會發展程度越高，則應付能力越強，結果對當地不利的程度也會比較低，同時帝國的超經濟手段（如武力）的運用也越少；而當地社會發展程度越低，應付能力越弱，則帝國的政治運作也越多，經濟上互動的結果也會越悲慘。台灣因為各種歷史條件的配合，幸運的沒有在與國際資本互動下墮入貧窮的惡性循環，在成功的資本主義化之後現在甚至開始輸出資本。

簡言之，若回到原先所提出的問題「台灣的資本主義經濟體發展到今日，已經開始輸出資本，這種行為是否可稱為帝國主義？它是否必須這樣做才能維持其發展？」我們至少可以先回答前面一部份：在當今資本主義的面貌已經發展的非常複雜，貿易與投資行為的形式、內容與影響各異，因此若沒有超經濟的手段配合，我們很難單單就貿易與投資的行為，稱呼其為帝國主義。所以台灣雖開始輸出資本，但單這發展本身不會使得台灣成為帝國主義。

除了以上就理論層面的回答之外，我們也可以來探究一下台灣近年來對外關係的變化，亦即從實際層面來回答台灣是否為帝國主義之問題。

若根據台灣經濟部投審會所正式核准的對外投資金額數據，則從1970年至1992年為止總共為56億美元，而實際數字則應該是正式統計的數倍，只是誰也無法確知是幾倍。就如同對中國大陸投資的統計一樣，向官方報備的數值至1992年為將近12億美元，但是離真實多遠正是爭議的焦點²。

一般公認是在1987年之後，台商對外投資開始劇增，之前無論正

2. 參見李玉春（1992），單與蔡（1994），鍾琴（1991）等。

式或非正式，規模皆有限。在開始的前幾年以對東南亞的投資為主要，而近三年來，對中國的投資則急速增加，以至1993年經過核准的對大陸投資數額達31億美元，而同時對東南亞的投資則開始顯著減少，重心之轉移甚為明顯，並且在短期內這趨勢似乎只會更為加強。

因為台商到目前為止，在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的投資仍主要以外銷為主，所以投資也帶動了與之相對應的貿易活動（向台回購中間原料、半成品回銷台灣等），而在貿易方面的發展也與投資相類似，亦即與台灣雙邊貿易的成長重心，從東南亞移轉至中國大陸。

台灣近年來的投資對於地主國而言，當然有其重要性，但是在東南亞則遠低於日本投資的金額，並且台商投資的數額在這兩年來顯著下降。在東南亞各國，台資占當地外資的份額，除了在馬來西亞投資額占19%接近日本的比例之外，在它國則都低於10%，遠低於日本的20-40%的份額比例，在在都顯示了亞洲的經濟霸權誰屬。而在中國大陸這新的戰場，台商目前所占份額也大約為9%左右，港資則占三分之二，但在未來，這大餅顯然將是全球跨國大企業矚目的焦點，競爭必將日趨激烈³。

因此台資就在東南亞的經濟影響而言，只是在近六、七年來剛加入的新手，或可稱的上為新銳，但在美英日等新舊霸主之下，絕對談不上為帝國，更何況台灣在運用超經濟手段方面，不單沒有空間，甚至只能求人承認。

另一方面，就遠景而言，既然台商在這兩年已經急速將重心移向中國，在東南亞的發展必然更加有限，而這趨勢恐怕不是「南進政策」的口號所能改變的。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大陸市場在這兩年大幅改革開放之後，吸引了全球的注意，一方面也是因為台商一向習於單打獨鬥，而台灣的國家無論就本身能力與客觀條件，都無法有效的影響台商。而在幅員廣大的中國大陸，歐美日等國的超級跨國公司，都將競

3. 參見李玉春（1992）。

相進入角逐，為數眾多、規模不大的台商，雖會有一席之地，但重要性將有限，發揮集體影響力的可能性甚微。

在當今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因為通訊運輸上的進步，資本之間的競爭範圍越來越廣，國際化的程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單單資本移動本身未必與帝國有關。不過資本在它的強勢弱勢、或國際化的程度上仍有清楚的差異，台灣資本近年來的外移，主要是到比台灣落後的地區，是為了利用當地廉價充沛的勞動力，如以往一般生產大宗廉價品至歐美國家，與歐美資本直接競爭的努力才剛開始嘗試，因此在國際分工階層上的次級地位基本上並沒有改變。就資本全球競爭的角度而言，台灣資本的外移，主要仍是原地踏步，而不是產業升級、不是與強者競爭、不是一種強勢的擴張。

總之，台商在現在與未來，無論在東南亞與中國大陸，經濟影響力都將有限，超經濟運作能力幾乎沒有，因此離做一個帝國，實在距離甚遠。更何況台商的外移主要仍是顯現了其企業無法或不願升級的弱點，而不是向外擴張的強勢。

「南進政策」當然是台灣國家，為了平衡台商的近兩年來的大幅「西進」而提出的計劃，有其明顯的政治目的，雖也必然反應了其心態，但也更顯示了它難以掌握局勢的困境。既然台灣在各種客觀條件上不具備做帝國的條件，在這背景之下，知識分子所應該做到的是檢討這一切，從客觀情勢到意識形態等，但是一如往常，（陳光興文中所批評的）媒體上的討論，只凸顯了台灣知識界一貫的反省力之欠缺，在討論中既無法掌握現實又不願反省，唯一做到的只是顯露了做帝國的慾望而已，這些台灣當前在文化上所顯現的「帝國心態」，既可悲復可笑。

參考書目

李玉春，1992，〈對外投資對我國製造業之影響研究報告〉，工業局委託計

劃，台灣經濟研究院。

單驥，蔡慧美，1994，〈台灣在大陸投資之估計及其對海峽兩岸對美輸出能力評估—以電子工業為例〉，國科會82年度經濟學門專題計劃研究成果發表會。

鍾琴，1991，〈大陸投資對我總體經濟的可能影響〉，大陸投資政策與策略研討會論文集，中華經濟研究院。

Brenner, R. 1977. The origins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a critique of neo-Smithian Marxism. *New Left Review*. No.194, July-Aug. 25-92.

Brewer, A. 1980. *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London: Routledge.

Lenin, V.I., 1973,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Pek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